



挑弄

银镯情



黄苓

跨越时空的爱

001885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892865

情 鐳 銀 昇 挑

黄 苓

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【辽】新登字 07 号

寻梦园系列

桃 丹 银 镯 情

黄 苓 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)
金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3 万字 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：7.5
印数：1—5000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潘晓明 责任校对：白 玉
封面设计：田三采 版式设计：飞 雪

ISBN 7-80527-694-3/I·161

定价：9.80 元

这间小雅座，正静悄悄的，只有几盏灯亮着。

“干什么？出来玩会呗？”

水容容笑着摇摇头：“今晚有事。”

要真成不真弄，那也得1个两小时，不然不！到

“最里边走”

这个点，水容容只，那得走两圈，大概小雅座”

“唉！”水容容将身子重重地往大沙发椅上摔

去，几乎就这么摊着，动也不想动了。

坐在办公桌后那张旋转皮椅的是一位模样甜美、娇小，年约三十岁的女子；看着水容容那副被整惨的样子，爱笑的唇角不由一扬，调侃她。“又被那群孩子给整啦？”

水容容摘下其实根本不需要戴的眼镜，乏力地翻翻大眼，望向天花板。“小孩子总是精力这么充沛吗？上课玩了四十分钟‘跳圈圈’，下课还能大玩‘老鹰抓小鸡’？真服了他们！”

“你一定是那只老母鸡！”水容容的姊妹——水若莲笑吟吟地接口。

“我是老鹰！”水容容瞪了她一眼：“正确的说，是被一群母鸡、小鸡欺负的歹命老鹰！”

水若莲咯咯笑着，脚步微颠，一跛一跛地走到水容容身旁坐下，歪着头看她：“可是，我看你玩得很高兴嘛！在这里你已经变成孩子们最喜



爱的大姊姊了！要是没有你来帮忙，这群小朋友可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？”

水容容豪爽地朗笑：“我还得感谢你收容我呢！不然，这长达两个月的暑假，我真不知道要去哪里晃？”

“我这群小朋友都顽皮得很，只有你这个孩子王制得住他们！”水若莲站起身来，走去为自己倒杯茶喝。

水容容看了看她的脚，不由得皱起眉。“你的脚伤还没好吗？”

水若莲喝了一口茶，露出甜蜜的笑容：“我现在才知道，让老公留在身边的最佳方法，就是三不五时的受点儿伤，让他紧张一下。你没看他三天都一直待在家里陪我，今天还差点儿不让我来幼稚园！”

“你该不会为了让姊夫待在家里，故意跑去撞车吧？”水容容怀疑地盯着她。

水若莲反瞪了她一眼：“我才没那么笨！我只是想事情想得出神，一时疏忽了。”随即，她又眉开眼笑地说：“不过，我真是因祸得福！这几天宇恒陪我的时间，是这半年来最长的一次……你又不是不知道你那姊夫，老是忙得见不着人影，我想见他比见美国总统还难，他肯陪我个

二、三天，我就很高兴了！”

看水若莲一脸又怨又爱的神情，水容容下了个结论：“嫁个有钱的老公真麻烦！”

几年前，她们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身，自此姐妹俩就一直相互扶持。若莲专校毕业后，立刻在一间私人幼稚园里找到工作；除了正职之外，她还利用闲余时间兼了家教，也因此而认识了杨宇恒。当时的他，是个刚离婚不久，拥有镀金身价的抢手男人。身为杨氏集团总裁的杨宇恒，为了追求小他十岁的水若莲，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；后来追她追得整个人都快发疯了，干脆直接拐她到法国去。一个月后回来，水若莲便成了杨宇恒的太太。

当了杨太太之后的水若莲，成天闷在家里大喊无聊，没多久就要求杨宇恒让她出去外面上班。杨宇恒不忍爱妻失望，又不想让她太过劳累，只好出资让她开间小小的幼稚园，总算达成她的心愿。

“我总不能老待在家里数手指头等他吧？所以只好找些事情来做，忙碌一点儿才不会让自己常常想他嘛！”这是水若莲的理由。“谁教我爱上他呢？只好忍着点儿了！人家不是说‘小别胜新婚’？我和你姊夫大概就是这种情形……”水若



莲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眼睛一亮，急切地道：“对了！差点儿忘了告诉你，下个月我和宇恒要到法国五度蜜月！”

水容容非常实际的点点头：“要去多久？姊夫不是很忙吗？”

若莲一脸沉溺在幸福中的样子。“大概一个月吧？嗯……事实上是他要到法国看那边分公司运作的情形，顺便带我一块儿去！”

“一边工作，一边度蜜月？”水容容皱皱眉，不是很赞同这样的作法。

“至少可以在一起啊！管他的，反正这一个月我就尽量黏着他，让他不要工作好了！”若莲噗哧一笑，有些异想天开，很满意自己打的如意算盘。

看她那副甜蜜的模样，水容容实在很羡慕姊姊、姊夫始终浓情蜜意的婚姻生活。这在现今高离婚率的社会中毕竟是不多见的；可是她可不想像她老姊一样，嫁一个有钱的老公，教她三天两头才见得到老公，那她干脆去嫁美国总统算了。

“幼稚园不管啦？”水容容好心的提醒她。

水若莲笑咪咪的，一副早已安排妥当的模样。“下个星期幼稚园开始放假，我准备顺便休息一个学期！”

水容容揶揄她：“原来爱情的力量这么伟大！”

水若莲翻翻白眼瞪她。“说到这个，容容！你已经二十岁了，怎么到现在连个男朋友也没有？都已经大三了还没有人追，不觉得你很丢脸吗？一定是你太挑剔了，老是拒绝人家！”

水容容晶莹的眸子闪过狡黠的光芒，嘎嘎笑道：“是啊！是啊！我哪像老姊你这么厉害？才二十二岁就拐到一个老公！小妹我实在太丢脸了，到现在还没有人追，老姊有什么秘诀？赶紧传授一、二招给小妹我呀！”

其实在学校，水容容是出了名的“才女”，人不仅长得美，在功课、运动……等方面，都是出了名的优秀。活泼外向的个性使她的人缘极佳，交了不少朋友，而有心追求她的男孩子也不在少数；只是她一视同仁，将他们当一般朋友看待。不知是她少根筋，还是太博爱了？

水若莲最担心的就是她这一点！也许，她还没遇上她的真命天子吧？



水容容在二十岁生日的时候，杨宇恒送她一部车子，水若莲则送她一只银镯子。



杨宇恒待她一向如亲妹妹般地疼爱，早知道她一直在存钱想买车，干脆就在她二十岁生日时送她一部，害水容容兴奋了老半天；而当她打开精致的包装纸，看见古朴的小木盒里躺着那只她朝思暮想的银镯时，她的眼睛不由得睁得大大的，简直不敢相信地将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上。

“姊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她的神情比收到姊夫送她车子时还要高兴，激动得快说不出话。

前些天她和水若莲偕同去逛街，当她在橱窗外瞧见那只银镯时，眼睛就像被钉住了般，再也移不开——

银镯子的花纹雕饰得十分精致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，中间雕刻着一只栩栩如生，正迎风展翅的鹰。那只鹰的一双碧绿眼珠子活灵活现地，仿佛在注视着凝望它的水容容，眼神中传递出某种神秘的讯息，令她感到迷惑。

银镯和其他一些翠玉古董、奇器珍玩同时陈列在橱窗里；可是，水容容却独独被它吸引。大概是她在橱窗外站太久了，连古玩店的老板都注意到她，连忙走出来招呼她。水容容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买下它，当她问明价钱后，那数目却令她为之咋舌。银镯原是古物！那么价值六位数字以上是可以理解的；所以她只好打消念头，拉了

水若莲赶快走。她怕再不走，她会克制不了冲动，提光她要买车的存款买下它，那股强烈地想拥有它的欲望，让她感到无比的震撼——那只银镯好像有一种足以慑去她魂魄的奇异魔力！

自从那一日后，那只银镯的模样一直深烙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，她很少对一件东西印象如此深刻，那只银镯是例外！没想到，就在她二十岁生日的这一天，水若莲竟会送这银镯给她，她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？

水若莲瞧她那副欢喜的模样，就知道她送对了。

“那天在古玩店前，你一直黏在那里不肯走，要不是老板出来，我看你会继续待到这只银镯被你的眼神融化为止……”水若莲想到她那时的神情，不由得闷头直笑。

杨宇恒也听爱妻说这只银镯，温文尔雅的脸庞展露一抹笑意：“若莲是看你这么喜欢才决定买下它，打算送给你当生日礼物，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！我们希望你的二十岁生日能让你永生难忘！”

水容容将银镯戴在手腕上，笑咪咪地在两人颊上奉献一记亲吻。

“谢谢姊姊、姊夫！我会永远记得我的二十



岁生日！”

“对了！容容，我们这次要到法国，你也和我们一起去吧？”杨宇恒笑望着她，诚恳的邀请。

水容容诡笑的摇摇头：“我才不要去当电灯泡哩！你和姊姊是要去度蜜月，我去干嘛？”

水若莲见她一脸贼样，两眼直瞪着她：“谁说你是电灯泡？我们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，每次邀你出去玩，你总有一大堆理由！”

“我不喜欢坐飞机嘛！我会晕机！”她藉口推托。

“我帮你准备晕机药。”水若莲热心的说。

“我讨厌去外国玩。”她又想了另一个拒绝的说辞。

“法国很美，我保证你一定会喜欢！”水若莲仍不死心。

“我喜欢台湾！”她没好气地道。

“你不去看看怎么比较呢？说不定你去了之后会爱上那里，去嘛！就跟我们去这一次……”水若莲使出缠功频频劝说。

水容容叹了一口气，直视着她，由衷地说：“姊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！我还是待在家里等你们回来就好。你们别怕我会走失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我已经二十岁了耶！”

水若莲难掩一脸失望：“你真的这么不喜欢去啊？”

杨宇恒微笑着安抚老婆受挫的心灵：“既然容容不爱去，你就别再勉强她了！也许她想和同学玩玩逛逛，年轻人在一起总是比较合得来！”

“法国不是你们订情的地方吗？好好地在那里享受你们的蜜月吧！说不定回来后就会有宝宝的消息……”水容容笑看着两人，这才是她的目的！

他们两人结婚都好几年了，一直没有孩子的消息，两人检查的结果都很正常，偏偏就是不怀孕！若莲自己也很急，她渴望为杨宇恒生下她们的孩子。

水若莲闻言不由心神一动，娇羞地凝视着她的丈夫。

杨宇恒嘴角挂着温柔的微笑，俯身在她唇上热情的亲吻。

水容容偷偷笑着，赶忙溜上楼去喽！



一只大鹰翱翔于辽阔的天地之间，它的神态宛如君临天下的王者，优雅又卓然不群，尤其那双碧绿的眼睛，放射出锐利的精光。它缓缓的盘



旋着，越来越低、越来越近……最后，它停在一个高大男人的肩头上……

她只看得到那男人的背影，他的黑色斗篷在劲风下舞动，高大的身影傲立在峻险峭崖上。一鹰一人看来孤绝、不可侵犯，仿佛掌握了天下般

……水容容突地惊醒过来！她坐在黑暗中，脑子里仍回荡着刚才那奇怪的梦境。

苍鹰？男人？天啊！她怎么会梦到这些东西？但……那梦境好清晰，清晰地仿佛现在还在她眼前浮动。她用力地眨了眨眼睛，盯着手腕上的银镯；刚才，她好像看到一道莹绿的光芒闪了一个！她是不是眼花了？

水容容疑惑万分地转了转银镯。哪有什么光？会不会是外面的月光反射？

在反复把玩银镯，实在找不出原因后，她只得安慰自己，一定是还没睡醒，以致产生了幻觉；她不甚在意地倒头继续睡她的大头觉。

黑暗中，银镯上的鹰眼绿光一闪，旋即回复沉寂——



杨宅很大，花园里更是种了许多美丽的植



物。送走了水若莲和杨宇恒后，水容容这几天倒是乖乖地待在家里。她偏爱玫瑰，所以在花园里觅得一处园圃专植玫瑰，她勤劳地帮园丁伯伯整理花木、除除草、捉捉虫子什么的，生活倒也过得充实又惬意。

她的好同学兼密友朱采妮趁打工闲暇之余前来找她，正好被满身泥巴的她吓了一跳。

“哇！你什么时候变成园丁了？”朱采妮不忘取笑她。

“唉呀！别闹了，你等我一下！”水容容快速地洗个澡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端来了冷饮请朱采妮，自己也灌了好几口。“在家里无聊死了，只好去拔拔草、捉捉虫……噢？你怎么有空过来？钱赚够啦？”她刚忙得一身汗，这下可舒服多了，说起话来显得特别轻松快活。

朱采妮每逢寒、暑假就拼命打工赚钱，等存够钱后，她就去欧洲玩一趟。

在她那张清秀的圆圆脸上满是笑意：“这个暑假过完旅费就够了，等下次放假时我就能尽情地去欧洲玩了！今天恰巧没有打工，我就想来找你……记得你说要帮姊姊带幼稚园的孩子，还应付得过去吗？”

水容容慵懒地趴在椅子上，眨着晶亮的双



眼，笑道：“才帮忙一个月，我姊姊和姊夫就跑去法国度假了！现在这个大屋子已经是我的天下，要不要来陪陪我啊？”

朱采妮摇摇头。“不了！我还得打工，可没有你那么好命，谢啦！”朱采妮又喝了一杯冰柠檬汁，神情很满足，用舌头舔舔嘴，续道：“你怎么没跟你姊姊、姊夫一起去法国玩？”她好羡慕。

“他们是去度蜜月耶！我才不去当电灯泡！”水容容好希望她姊姊能怀个小宝宝回来，她想作阿姨已快想疯了。

聊了一会儿，朱采妮终于发现水容容手腕上的银镯。

“哇！好漂亮！容容，你这银镯子哪里来的？我记得你以前没戴过这东西嘛！”她打量着她的银镯，不禁连声赞美。

水容容唇边漾着得意的笑：“我姊姊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！很美对不对？”

戴着这只银镯，她总觉得和它能够相互感应，而那梦境也不时地一次、一次重复着，是否因为这银镯的关系呢？她就不得而知了。可是她实在爱煞了它，说不出为什么？好像……这东西本来就是属于她的，好奇异的感觉啊！



“你姊姊对你真好！”将银镯还她后，朱采妮忍不住倾慕地叹道。

水容容笑眯了眼，是啊！她有个好姊姊——



她又梦见那只大鹰和那个始终背对着她的男人！不一样的是，这次那个男人竟缓缓地转过身来，她看见他的面孔了！——那是一张英俊、威严的脸庞，他的眼神冷漠却凌厉，他在注视着 她，那股气势竟让她在梦中感到一阵战怵！

他向她走来了！那巨大的身影笼罩着她，她慌乱地想离开他的威胁。仿佛看出她的骇怕，他倏地伸出双掌，紧紧扣住她的肩！如果这是在做梦，为什么她的肩膀会感到痛？他的力道奇大，抓得她好痛！她拼命挣扎着，却被他抓得更紧！

男人俯下脸庞，漆黑深邃的眼眸中有一丝困惑，正当他开口要说话时，他肩上的大鹰突地振翅飞起，卷起一股强大的劲风，让他皱了下眉。

水容容在他分神时，趁机用力地推开他。男人毫无预警地松手，又立刻往前踏一步要抓住她。水容容心一慌，转身拔腿就跑；就在他的手搭上她的肩时，水容容突然醒了——

她大叫着醒来，发现自己还在房里，她环顾



着四周，心想：天啊！她是在做梦吗？梦中的那个男人……她看到他的样子了！他的手……他抓着她的肩膀！

此时，她的肩膀正隐隐作痛。不可能！不可能这样的！她不可置信地揉着肩，那被他抓住的感觉简直如同真实的一般。她突然觉得骇怕起来！那个男人是谁？为什么她总是梦见他？为什么今晚的梦如此逼真？

这时手腕上的银镯传来阵阵的热度。她皱着眉，举起手仔细地察看，感觉这银镯好像会发热！

就在她转念之间，楼下来奇怪的声音！

杨宅是一栋三层楼高的花园洋房，现在只住着她一个人，她的房间在二楼，可是此刻她听到楼下有声音。

她的心悚然一惊——会不会是小偷？

“碰”地一声！楼下来一声闷响，声音虽小，但在寂静的深夜里却十分清晰。

水容容一颗心如打鼓般地咚咚直跳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：下面真的有人

她将房里的小灯关掉，霎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她不是那种一遇到事就躲在棉被里哭的娇娇女。自认运动神经极佳的水容容，迅速地套上衣